

北大歌謠研究會出版

要目

研究
專集
雜誌
徵題

歌謠週刊

價目

每號售價
銅元二枚
郵寄大洋
一分半

※ 第 柒 拾 壹 號 ※

發行處 北京大學日刊課

研究

歌曲之辭語及調譜

C. K.

歌曲與歌謠，以音樂上的譜調分，自然是兩種東西；以製作者和其流行上分，實在同是民衆的娛樂品。歌謠是所謂“自來腔”，歌曲是平民的樂歌。這些樂歌傳流了古音樂的譜調不少，如：滿江紅，川心，楊柳青，銀紐絲，梳粧台，平調，小郎調，伶伶調，乙字調，浪淘沙，京它子，剪剪花，鳳陽調，下河調，漢陽調，西皮，二黃，銀柳絲，下盤棋，……裡面有許多是各地方的腔調。我們仔細搜羅考探，那一定可以找得橫的方面有若干種地方的腔調，縱的方面有若干種古調傳流在各地地方，或是轉變成了幾種各地方的新調。然而就我們知道的，現在這類調子的譜子除去藉唱曲糊口的而外，記載的簡直不多。民衆中間也只是口耳相傳的記得牠們音節而已。樂府詞曲的譜不存；於是成爲今日，文人玩弄的古董。民衆中今日的歌曲，正被人們視以爲“俚”，我想不和所謂“雅”的音樂同爲古董恐怕也很難了！可惜我非研究音樂的人，只有發幾聲使高尚之士目笑鼻嗤的歎惜！

歌曲的調譜現在尙能在民衆中傳流者，實因爲民衆的閑暇無所消遣，還很高興的學唱這些歌；而這些歌的內容，又是民衆中常有故事傳說，或是深合民衆心理上感情發洩的辭語。因此，民衆的性質也在流行的歌曲中可以看出；秦腔之悲壯，蘇州調、揚州調之纏綿，就因爲這個。另一方面，歌曲的辭語與調譜又特別赤裸

裸的表出平民的情緒的動靜；辭語的表現却有藝術的高低，而使人有相當的評價。他們能運用調譜製出新歌來，與原辭所表現的完全不同，就我在南京收買的刻本裡，可以舉兩個例。

梳粧台

一更裏梳粧台，頭上取下金鳳釵；金釵插在梳粧內，忽聽才郎走進奴房來。喚丫環忙把酒席擺，給奴提壺忙把酒來篩。“敬郎三杯饒行酒，切莫忘恩負義，小才郎！”

二更裏來表心懷：“你把心事且丟開！才郎身體要保重，切莫要思念女裙釵！費奴心，省郎財，千兩黃金買我不出來，朋友面前休談講，切莫要人前說出奴家來！”

三更裡面皮黃，黃皮骨瘦所爲何來？——才郎身體不自在，請個先生忙把味口開。茶也不想吃，飯也不想吞，思想才郎好傷心：“在家與你同羅帳，出外與郎兩分開！”

四更裡且開懷，手挽手兒跌跪地塵埃，焚香點燭，祝告天和地：“保佑才郎無病又無災！父母要敬，妻子也要愛，切莫說與我兩和諧！小郎得病也是奴家害，小奴家替死也是理應所該！”

五更裡淚滿腮：“你把汗巾丟下來！小妹妹有意雙流泪，留下你的汗巾揩揩奴的腮！”

十盞酒（送郎）

一杯酒，手提銀壺忙把酒來斟，又只見奴的郎闖進香房門，奴只得臉靠臉，腮靠着腮，將郎來擁抱，連叫著這幾聲：“奴的心腹上有情人！昨日晚，得著書信這一封，聽說是我的郎早晚要動身！小奴家聽見這句話，魂嚇三江外，好一似熱

洛洛身子吊落在冷水盆!”

二杯酒，勸情人：“你在家中好好的要出什麼門！出門去，堂前雙父母誰人來侍奉？丟下了枕邊上姣妻子，一人陪伴這孤燈！我郎，你出門，小奴家不放心！有幾句知心話說與我郎聽：你在外面總要保住你自己身體，比不得在家中小奴照應你！”

三杯酒，扯住郎的衣：“奴同你本是這露水夫妻！自從那一日豎著毫毛，瞞著爹娘，相交就是你！那一時，那一刻，小奴家丟吊你？早起郎出門，晚上總要早點回來，你若是不回來，小奴家時時刻刻掛念在心懷；你今日丟得奴家心中要出外，好一似半空中無情劍，斬斷兩分開！”

四杯酒，走上堂前來：“你我們手挽手跌地塵埃，當著天，小奴家發下一個洪誓大願，將奴的終身大事許配奴郎才！我郎，你出門，心事都要丟開！你不必時時刻刻掛念在心懷，只要你在外面不把鮮花採！你只也不要，奴家也不嫁，到老與你兩不離開！”

五杯酒，平平郎的心，有幾句肺腑話，說與我郎聽：“情花楚館，我郎少要到；此目今，這一班紅粉佳人沒有得好良心！囑咐你的話，總要記在心！大街小巷少要亂胡行；你本是一個聰敏伶俐漢，倘若是心中惱悶，手拿琵琶自彈自散心！”

六杯酒，淚汪汪：“聽說是我的郎要出門，哭斷這肝腸；縱然是茶和飯，吃不出鹹和淡。三伏炎天，丟得奴家落下孤單。三伏天，熱難當，愁只愁，郎在外面，汗濕這衣裳；你若是在家中，奴替你搖風來打扇，你這一去，丟得奴家一人來乘涼。”

七杯酒，巧雲多，牛郎織女隔斷這條銀河。“牛郎星，織女星，他二人本是團圓日；眼睜睜，今日之下，離別奴的情哥！因為這句話，陡然起了風波；你我們這一對姻緣拆散了，也是沒及奈何！但不知，我的郎長氣短嘆，一傍低頭坐；你叫奴滿肚淒涼，又對誰人說！”

八杯酒，思想這從前：“眉來眼去，整整到有二三年；好容易，用盡心血，了却我的郎相思願，歡容未退就把愁容添！八月十五也是團圓日，這

一輪明月照定奴的孤窗前；曾記得綠紗窗前賭過咒，但不知你這一去，幾時才得回頭！”

九杯酒，兩雙流，雙膝跌跪地塵埃，將郎來哀求：“哀求冤家沒得別的事，今日之下，莫將小奴家來分離！新打蘇式床四四方，小奴家鴛鴦枕上落下了孤單；八幅金遮被，失落了這一半；最可恨，睡醒一覺缺少有情郎！”

十杯酒，泪淋淋：“酒在壺中；我的郎，你話要記在心！倘若是到地頭，寫下一封平安信，免得奴在家中常常記在心！”

離酒席，慌忙站起身，問一聲：“我的郎！這一對活潑潑姻緣，你怎肯兩離分？”上信來，扯住郎的手，就把日期問，問一聲：“我的郎！你這一去，幾時才想回程？”

十五酒（揚州調）

一盃酒，可歎奴自家！可歎奴家命兒生得差，雖然是生就了閉月羞花貌，相交了薄情人，就悞奴的年華！恨了一聲爹，怨了一聲媽，又叫了這一聲：“奴的親娘！大不該生下奴，痴心腸的女，錯配了奴終身，反受他人還！”

二盃酒，思想奴從前，細想起，奴與郎枕邊說的言，郎與我說多少山盟海誓願；小奴家當做了真心實意言，出自奴的意，但憑郎的心！實指望拆不開一對並頭蓮，又誰知情郎哥背井離鄉遠？！你在南，奴在北，幾時才團圓？！

三盃酒，好不又難挨！又不知，奴情哥幾時才回來？！細起想，蛾眉月還有團圓日；為什麼奴與郎兩下來分離？！初分離，小奴家送郎金鳳釵；你我們私情事，兩下丟不開，我的郎忘却了這番恩和愛，貪憐了那一家美貌女裙釵？！

四盃酒，淚濕滿衣衿；到如今猜不透我郎什麼心！除非是奴與你不得來相會，總有天見郎面，細細問分明，誰人來負意？那個來忘情？奴與郎對着天，把個誓來盟，小奴家但願得：蒼天有靈應，罰他家姐和妹，照奴一樣行！

五盃酒，鬱悶在心中；手拿著菱花鏡，照照奴的形容，郎在家，芙蓉面，常帶桃花色；郎去後，照菱花，大大不相同。那一個知心人，替奴把信通，帶一封苦情書，勸郎回家中？！奴雖是女流們，也知道恩和愛；可笑他男子漢，有始也無終！

六盃酒，奴郎不回歸，小奴家一個人獨自在羅幃，想必是前生裏造下冤孽罪，因此上今生裏吃郎多少虧！要說奴容貌差，不如郎的意；誰叫你暗底裏與奴把情偷？要分離，說明白，也不用擋你；聽憑你車向東，馬兒又向西。

七盃酒，難搭小才郎！真不是，郎在外，貪戀女紅粧；花街柳巷，勸郎少要闖，用淨了銀錢，難得轉回鄉！奴怕你，在外面，上了人家當；此目今，煙花女沒得好心腸！露水妻，那有奴待你無二樣？苦良言，將郎勸，怕你受風寒！

八盃酒，推開紗窗瞧，獨坐在香房中，悶悶又無聊！奴有心，海角天涯，四處將郎找；認不得東西南北，奴往何處跑？拋頭露面，怕人來恥笑！山遙路遠，脚小又難挨！露水夫妻見過多，偏偏的臨到了奴家頭上來！

九盃酒，丟得奴守孤單！可憐奴，到曉來，獨自睡牙床，會記得，郎當初，你把相思害；你叫奴搭救你性命才週全。俞伯牙，他撫琴，鍾子期來訪；要訪那知音人，難上又加難！奴為你，害相思，瘦的不像人模樣；你這種無情郎，令人心胆寒！

十盃酒，中心實在愁！大不該，奴與郎，暗地裡把情勾！常言道，“前生作孽今生受”；相思病害得我黃皮包骨頭。細想郎，美容顏，俊俏又溫柔，小奴家時時刻刻常掛在心頭；但等候身體好，四處將郎找，奴學那周文王，渭水河邊訪子牙。

梳粧台，送郎十盃酒，揚州十盃酒都是情歌的曲，語意纏綿。倘若真以藝術眼光來看，我們不能冒昧的罵牠是“淫詞小曲”！只有民衆不假裝道學面目，把社會裡真正的內容說出來，肯盡情表現，除去藝不高明的寫實不足取而外，這種曲調既易於傳布，有志宣傳主義的人就該注意運用！所以後面的一篇新歌，我們可以相信是個鐵證。這個證據告訴我們，國民需要娛樂的歌曲，需要娛樂的歌曲的新穎的材料。那末，注意國民訓練的人們，該如何利用他的需要，而輸入一種切要的知識？

國恥時調（梳粧台）

愛國十杯酒 可嘆女紅粧 救國學生團
不作亡國奴

一杯酒，可嘆我華人！可嘆我華人，大夢猶未醒！實指望，五族共和，民國要強勝；又誰知小矮人起意想鯨吞！提起了，鯨吞事，實在好傷心；尊一聲：“同胞們！前來聽一聽！想從前，我華人何等多強勝；萬不想，到今朝大禍臨身！”

二杯酒，跌脚把手搓！可憐我，中國人，要作亡國奴，猶如那牛和馬，落在煮夫手；百般的無情苦，任他來折磨！年交四十歲，方許娶老婆；提起了老婆二字，令人無奈何，就是個大財主，一人不能娶一個；必須要結股份，五六人之多！

三杯酒，華人實可哀！可憐我中國人，招下了奇災；生下了男和女，都要前去幫；如不然，他拿你當作“私生要孩！”終日開鐵鑪，就把苦工做；想起終身苦，令人淚如梭！造鐵橋，開馬路，又要華人做；如不然，用大槌轟得你影無蹤！

四杯酒，可嘆女紅粧！可嘆起婦女們，實在好悲傷！倘若是容顏好，被他來見；他必是硬動手，勒逼你，配成雙！不管窮和富，那問賤和良，任他欺，任他辱，無處去喊冤枉！最可憐，有一般白璧無瑕貞節女，不從他，活活的一命見閻王！

五杯酒，可嘆我農人，白白受苦辛！收下了糧和米，都被他取去；有妻室和老小，那能過光陰？農人這等苦，還有生意人；將血本尋的錢，都要同他分！倘若是你錢多，他要起歹意，尋得夫逃妻散，有家無處奔。

六杯酒，可恨某國人！恨矮鬼，這毒物，實在壞空心！“中日親善”口頭禪的語，居心叵測，蠶食我中國人！英人滅印度；法國吞安南；有埃及，高麗國一樣受淒慘！同胞們，倘若如其不相信，何不可到朝鮮，前去來參觀？

七杯酒，國民大會開，學生團，愛國上了京街，為祖國，爭平權，身被捕，血性同胞令人淚不乾！火燒曹汝霖，打傷章宗祥，賣國賊難逃法網，天理昭彰，願政府，當局諸公，良心來當現，休袒庇萬惡漢，辜負國民熱心腸！

八杯酒，喚醒我國人！同胞呀！莫沈睡，大家要驚心！青島問題，關係存亡計；援助外交，莫生退却心！人民四萬萬，物產蓋全球，為什麼行止舉動反覺不自由？同胞們！倘能結成個大團體，就是那滿天烽火，管教他站時休！

九杯酒，泣告願使君：歐會條件，應誓死力爭，喪權辱國，休諾許來簽字；如不然，賣國賊，萬代落罵名！甯願沙場死，不做亡國奴，以一當十，各向上流爭！你我們，拚一死，到這也罷了；萬不能絕滅我黃種後代根！

十杯酒，同胞慶昇平，以公理，戰強權，勝算可操成，到那時，國際平等，各國人欽敬，東亞病夫也，能將眉伸，世界唱大同，國際皆平等，內政外交指日往上升，到那時，我同胞齊唱凱旋，各國皆贊成，不愧大國民！

平民口中——即其心目中——的亡國之痛，和救國的希望如此；我們不能因他們常識上的缺乏而忽視，尤應指導，我們看到九杯酒的“願使君”，不禁想到“願使君”的近年以來的節操和政績！我們看了七杯酒，不禁汗顏：學生界——在“京街”上走過的學生界——今日如何？“法網”中逃了的有多少？凡某一種運動，給群眾的認識和暗示都有相當的成效啊！民衆是跟着民衆運動者走的；民衆運動者只要抓到民衆精神的線索自然就有成功。

火燒東洋貨(泗洲調)

太陽一出照樓梢，南京學生熱度高，燒日貨真正不少，——哎呀！哎呀！——燒日貨真正不少！

國民大會定發起，南北二隊來分下，把商店日貨，檢查，——哎呀！哎呀！——把商店日貨檢查；——

有的來把車子推，有的來把擔子挑，還有拿洋紗來包，——哎呀！哎呀！——還有拿洋紗來包。

綢布洋貨京廣號，大家就把日貨銷，見檢查早就收了，——哎呀！哎呀！——見檢查早就收了；——

有的來把大門關，有的情願拿出燒，車耀記，天章風潮，——哎呀！哎呀！——車耀記，天章風潮，——

學生就把招牌下，公共操場去焚燒，做奸商，勿再推銷，——哎呀！哎呀！——做奸商，勿再推銷！

熱度——熱度真正高，大家請把國貨銷，勿

再做五分鐘了，——哎呀！哎呀！——勿再做五分鐘了！

泗洲調在北京滿街聽到，什麼“……睡子又上來了！……”，什麼“……用手分開……”表現得如何的卑劣；南京的民衆把鞋改製成這樣的“特別時調”，我們於此可見歌曲的辭語與調譜是兩件東西了。——十二，一，一九二四。

江南風俗一零

鄭孝觀

唐朝的詩人張繼，其楓橋夜泊詩云：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風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余兒時在村塾讀唐詩三百首，嘗舉其末句以問鄉間秀才，咸對余曰，“書上說的當然不會錯了，不要管他！”但是，我終於莫明其妙！以至於今。

這四句詩中，描寫的風景然是逼真，也沒有甚麼可訾議的地方，但因為那詩的末七字——夜半鐘聲到客船——便惹起了別人的叢論！

宋朝的歐陽修嘲笑他道：“句則佳矣！其如一夜半不是打鐘時？”

陸務觀(游)的老學庵記裏也記此事，他並且為張繼辯護道，後人又謂惟蘇州有“半夜打鐘”，皆非也。按于鄴褒中即事詩云，“遠鐘來半夜，明月入千家。”皇甫冉秋夜宿會稽嚴繼宅詩云；“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此豈亦蘇州詩耶？恐唐時僧寺，自有“夜半鐘”也。

彭乘的續墨客揮犀裏分夜鐘條又云：歐公詩話有譏唐人“半夜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或以謂“人之始死者，則必鳴鐘，多至百數十下；不復有晝夜之拘，俗號無常鐘”。意疑詩人偶有此耳！余後過姑蘇宿一院，夜半偶聞鐘聲，因問寺僧，皆曰，固有“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聲”，唯姑蘇有之，詩人信不誣也。

照陸氏的說法，是唯唐時寺僧自有“半夜鐘”，乃時間的關係；照彭氏的說法，是唯姑蘇

始有“分夜鐘”實空間的關係。二君都是宋人，因為交通的不便，少所經歷，所說自己不同。對於這種說法，我們究當從誰說的是呢？

謹按夢樵詩話載南寧伯毛舜臣留守南郡，灑掃舊內，見別院牆壁多有宮人題詠。有款曰媚南仙子者，題句云：

寒氣逼人眠不得，

鐘聲催月下斜陽。

我秣陵集，知媚南仙子乃明大內（在南京城內東北方）宮人，集中有過明大內或媚南仙子事題詠三首。其一首末二句云，“何處夜鐘聲不定，更無寒月下斜廊。”

鐘聲能夠催月下斜廊，簡直是半夜的時候了。

據此，則知金陵姑蘇一帶，確有“半夜鐘聲”矣。陸氏時間之說，恐不足信。但是，恐怕別的地方，與別的時代，亦有同樣的情形，也未可必。

我也曾到過金陵一次，于時殊未留意及此。不識現在尚有夜半鐘聲否？上來所說，全是得之幾本故書堆中，竊未敢據為實然也。倘對於這個問題有留意的，請便敘述將來，使這七個字的疑竇，得一個正確圓滿的解答，庶使不至於胡猜也。問題雖小，關係却大。

1924, 11. 30.

鄭先生此文，我讀過後，很歎服他引證精博。但寺院夜半的敲鐘，乃是佛門型典，古今與爭之由，全因不從佛教的制度，儀法上考究；自然不能有所決定。故此我在他文後附說幾句話。

我仿照因明三支的做法，把我對此問題的宗旨，放在前頭，然後再說他的緣故。我的宗旨是分三項：(1)凡是佛教的寺廟打鐘是夜間應有之事。(2)不限於姑蘇。(3)不限於唐代。

照佛家的意思，吾人煩惱的根本是昏沉。——昏沉即是“無明”，也即是“癡”。在百法明門論中，把“癡”列在“六根本煩惱”中，把“昏沉”列在“二十隨順煩惱”中。——不善的原因是“散亂”——在百法明門論中把“懈怠”，“放逸”，“散亂”，均列在二十隨順煩惱中。——故此佛家把“貪”“瞋”“癡”認為“三毒”滅此三毒惟有“戒”

“定”“慧”的“三學”——定即不散亂，慧即不昏沉，由戒能定，由定得慧；戒是一種方便。——“正見”，“正思”，“正念”，“正定”，均認為“八聖道分”之一，“禪那”，“般若”，當做菩薩“六渡”的妙法。——至於他的原因，說來話長，且不關本文，故不談。

他們因為要免除人的昏沉，散亂，所以想了種種方便。——即方法，或手段，——如同坐禪，減食，——佛制，每日僅於午時吃一次飯謂之“食時。”——甚至於不睡。——遺教經“汝等比丘，晝則勤心修習善法，無令失時。初夜後夜，亦勿有廢，中夜誦經，以自消息。無以睡眠，令一生空過。……早求自度，勿睡眠也。……諸煩惱賊，常伺殺人。甚於怨家，安可睡眠，不自驚寤。煩惱毒蛇，睡在汝心，譬如黑旃，在汝室睡，當以持戒之鉤，早除之。……”又小止觀“棄睡眠蓋”——謂蓋覆，有五，——“內心昏闇名為睡。五情闇蔽，放恣支節，委臥睡熟為眠……能破今世，後世，實樂法心；及後世生天，及涅槃樂。如是惡法，最為不善。何以故，諸餘蓋，情覺故可除；睡眠如死，無所覺識，以不覺故，難可除滅。……警覺無常，減損睡眠，令無昏覆”——小乘經內有，佛說離睡經內佛告目犍連，種種訶睡之法。

他們又恐怕念經時，口讀心馳，所以口要讀，眼要視，耳要聽，心要想，手要擊鐘，打鼓，或敲木魚；全身有時尚且要行道。——向方旋繞佛之周圍而行，名曰行道。——

照此說來，勤修行的和尚，夜間是少睡的，或不睡的。——試把高僧傳翻看，言夜間作工夫的和尚，不可勝計。——不睡又不是間著的打鐘自然是應有的事。——百丈清規卷九“鐘”條下云“曉擊則破長夜，警睡眠；暮鳴則覺昏衢，疏冥昧。”鐘的用處，大概如此。——由此可知，夜半打鐘，乃佛寺很平常的事應有的事，又何限唐朝的姑蘇夜半寒山寺呢？

十三年十二月二日莊嚴

今年夏天在南京鷓鴣山下住了將近兩月。兵事正起的時候，旅次非常淒涼，睡在我朋友中只有中夜徬徨！大街行人斷絕，我的朋友又回

了故鄉；這時候驕陽肆威，白日裡只聽得轟隆隆的砲車推行之聲，增人無限的煩惱！夜裏的老鼠橫行，夠討厭了！然而惟有鷓鴣寺的鐘不分晝夜的響著，把胸中鬱壘被他消得不少。見鄭莊二君文，特書數語，證明南京還有鷓鴣寺的鐘成日成夜響的。

十三，十二，五，魏建功

我是蘇州人，全不知有夜半打鐘的事，或者唐朝有此風俗而現在沒有了。但張繼這首詩的時間也實在是矛盾。他說“月落烏啼霜滿天”，明明是天將明時的景色了，何以末句却成了“夜半”？恐怕張繼實在寫的是晨景，只因要使得末句更淒涼些，故意寫作夜半，亦未可知。

但即就第一句而論，亦有些不合。霜是在地下凝結的，決不會“滿天”。前數年，胡先先生做一首詞，內有“繁霜飛舞”一語，傳為笑柄。其實此義還是先發于張繼咧！

“江楓”，是橋名，在寒山寺的前面。寒山寺，在蘇州閶門外十里之楓橋鎮，原寺久已圯敗；清末由程德全重修，現在又快圯了。

韻剛

專集

吳歌甲集卷下(二續)

(禁轉載)

顧韻剛

75. 恩愛夫妻不久長

恩愛夫妻不久長，
狂風吹散錦鴛鴦！
出門家內無人管，
傷哉門上鎖三鎖。
到晚來抱子歸家轉，
冷冷清清到內堂。
但只見時新三果高高架，
幾幅空懸青孝堂。
豎尊宋字孺人位，
玉女金童立兩旁。

可驚畫師真妙手，
遺容一幅影妻房，——
畫出妻房一種病面龐。
一幅銘旌懸左首；
棧下花鞋留一雙。
會記賢妻言一句，
說道“看龍舟穿了過端陽”；
又誰知未到端陽就病亡，
如今在黃泉路上步徬徨！
再思想，
更慘傷，
一場乏興到廚房：
但見竈頭上面灰塵積，
冷清清供一尊竈君王；
旁邊還有水半缸。
傷心萬種歸房內，
青銅寶鏡也無光。
桌上亂堆針線匾；
衣架上堆滿了舊衣裳，——
一雙小孩兒虎頭鞋子還未曾鑽。
欲娶續弦扶幼子，
又恐晚母很心腸，——
凌辱孩兒心痛傷。
更有一樁奇怪事，
半夜三更哭要娘。
傷心一夜難成寐，
三更夢裏念妻房。
此間最苦斷弦郎！

● 此歌原題“男孤孀”。

● “三果”，神前所供之三種水果也。有架子托之。

● “宋字”，扁體字也。“孺人”，應該是七品職婦的稱銜，但無官職的男子之妻亦均用之。

● 蘇州風俗，靈座下放有死人所穿之鞋。

● 蘇州舊俗，端午前後“划龍船”之風極盛；但近極少見。聽說無錫縣屬之蕩口鎮尚有之。

歌謠雜談

山歌(三)

鍾敬文

我近來因為稍稍從事于搜集民間的歌謠，不覺得到一個經驗，就是我們凡遇到一種流行的名詞時，須多集關於那方面的材料，以歸納出他的界說；徒用一部分的材料，以推想他全個的意義，這是不會有對的。

“山歌”，這一個名詞，在我們談論歌謠的文章上，真是“司空見慣”了；但一問到確實的界說，便很不容易明白的解對出來。我前時對於這個名詞，以為全是指的那般山村居民唱的情歌。這個判斷，究竟從那裡得來的呢？因為我半年來收拾得的數百首山歌，都是以戀愛的事件為題材的，帶有別種色彩的，幾乎一首都找不到，所以這個判斷，便在我的腦子裡成立了起來。那知道最近的一點發見，竟使他完全無存立的餘地呢！我新近得到許多“山歌”，其中有好些是以地理，史事，傳說，以及拆字等為題材的，我畧抄點在下——

地理的：

山歌一唱鬧台台，尊兄山歌好口才；
天下亦有十八省，二首山歌唱出來。
走盡福建去廣東，江南浙江如文峯，
廣東廣西廣南省，雲南貴州望天中。
江西四川好地方，湖南湖北係寒冷，
山東山西甘肅省，相近兼在北京城。

(按此歌述十八省的名稱及位置等，謠謔殊甚；但在不讀書的兄弟而能有此識見，已虧他的聰明了。)

史事的：(自然多取材于他們所親近之演義歷史)

山歌一唱鬧揚揚，桃園結義劉關張，
異性如同親骨肉，同打江山共心腸。
講唱三國莫去稱，周郎十歲能排兵，
十三十四為大將，十五十六破曹兵。
前人事情你也知，誰人廟中去題詩？
誰人殿上開金口，誰人反關過西歧？

前朝事情我分明，紂王廟中去題詩，
比干丞相割心肝，飛虎反關過西歧，
多多拜上徐茂公，親親點兵救秦涼，
今日秦涼你不救，枉費瓦崗結弟兄。

傳說的：

問了一場又一場，誰人過海關龍王？
誰人移山來塞海？誰人燒宮亂茫茫？
唱了一場又一場，八仙過海關龍王，
洞賓移山來塞海，鐵拐燒宮亂茫茫。
天上出有牛郎星，相逢織女彩偷情，
玉帝隔開天河水，二人並無近兼身。
張四姊來七姑星，下凡匹配董永身，
松陰樹下來相會，同到官家結成親。

故事的：

英台打扮男人裝，就同山伯共書房，
孝順女子日紅娘，割肉養親奉家娘，
貞節女子羅鳳英，匹配才郎田子身，
花園分別有三載，交郎帶信轉回身，
貞節女子孟姜娘，匹配夫君范氏郎，
丈夫萬里長城來害死，口口口貞節女子身。

拆字的：

水滸三國無打緊，拆盡字眼過清雅，
左邊一筆成字，左邊一筆正成人；
人字頭上加二點，湊成火字照光明；
火字脚下加一口，積谷千倉救良民；
谷字頭上加寶蓋，寫成容字好遮陰。

够了，不多抄了，這些例子，盡够使我從前的判斷翻動了！大概山歌是一種山村居民——或不只山村居民——唱的形式較整，(多排列的七字句)音調較有常的歌謠；其中取材于男女戀愛的事件的，也許比較多些。這是我現在對於山歌所下的界說；將來會不會再有動搖，這時候是不能夠預定的。

我剛纔寫好了這篇文章，忽翻出歷期的歌謠週刊一看，見四十號孫少仙君論雲南的歌謠中有幾句話說：

“山歌”(秧歌)和“民歌”是大不同的，有許多人誤會了：“山歌”(秧歌)大半是有排列的，對站的，並且有一定的調子如前所舉的四種調子)若非這四調中的調子，一定

不是‘山歌’（秧歌），‘山歌’（秧歌）只表情，別無他意，我可以武斷他是‘情歌’；民歌就不然，他裏有政治，法律，社會，家庭，私人，……的贊揚和攻擊，勸戒，警告……並且他的句子長短不一律的很多，全無調子可言。

他說‘山歌’（秧歌）只表情，別無他意，這點和我從前的見解，犯同一的錯誤，雖然他所謂‘表情’的範圍，或者比我所說的廣泛些，但孫君在下面又說：

有許多人，也是弄不清楚，分開‘山歌’‘秧歌’是二種，我現在大胆的將他合為一，因為我這幾年來，到了許多的縣分，于他們的人情、風俗、歌謠……都加了一番研究，所以敢斷定‘山歌’和‘秧歌’確是一種，完全沒有可分開的標準，一般無經驗的人，旁人說東也說東，旁人說西也說西，全沒有用過一番苦工來調查，記述比較……所以他們分開‘山歌’，‘秧歌’是無理由的。

‘秧歌’，這個名兒，在我們這兒不多聽到，所以究竟是和‘山歌’是一物或兩物，也無從知道，便也不配妄談——在沒有大干係的這裡，也不消多談。可是孫君既經這應用他實在的經驗堅決地來斷定一切，——以‘山歌’為‘情歌’，以‘秧歌’為‘山歌’等，——也許這種形，在他知道的地域內，是不有何大謬誤的，但‘山歌’的一個名詞是普遍的——至少也不止我們粵有了他——普遍的名詞，自然應有他共通的界說，‘山歌即情歌’，這個界說，我前面已經證明他的不適用了，我新定的那一個，又怕不大可靠的，應該怎樣另定一個較確實合用的，這還要請孫君和大家公起來研究參酌呢！

十三，六，二十三，作者附誌。

今天偶把幾日前方從上海購來的定價九角錢一冊的，白話詞典翻開一看，恰巧便碰到‘山歌’這一個詞兒，不禁注意的把他的解釋看下去，那知道只是‘流俗所唱的歌曲’一句又單簡，又浮泛的說話，但因為打動了考究心，爽性也把架上的辭源取下來一翻，見寫道：

榜人所歌，吳人多能之。即古所謂水調也。

宋王元之集有唱山歌詩。又湘山野錄載錢武肅還鄉見父老，搗吳喉，唱山歌‘你覓見儂底當歌’云云，是‘山歌’起于五代矣。

——山歌——

這裏詳細是比較詳細了，但是到底可相信得嗎？‘榜人所歌’山歌是不是榜人所歌？抑不只榜人所歌？‘吳人多能之’究竟可只吳人多能之？王元之集有唱山歌詩和錢武肅還鄉唱‘山歌’，這些事與題義有多大關係？是山歌實起于五代矣，此語可真的確？我們如此思考一番，便知道他和前條的一樣搔不着癢處了！——李調元在粵俗好歌篇說：‘兒童所唱以嬉，則曰：山歌，亦曰：歌仔，多如詩餘音調，調多細碎，亦多研麗之句’，這話的訛泛不切用，更無待論了。

我在這裡，不覺發生了兩種感想：(1)因此越見得‘山歌’這個名詞更有討究辨明的必要；(2)中國的辭書，多半是沒中用的材料，不能夠幫我們研究或了解事物的真相的。

十三，六，二十八。
作者再誌。

徵題

本刊徵題七

題：雷峯塔與白蛇娘娘。

例：論雷峯塔的倒掉（見語絲週刊一號）。

本刊徵材

孟姜女故事，流布的地域甚廣，我們已在志書上找得一點她的古蹟和故事，但流傳在口耳間而不見于志書的一定還有許多，請大家把這材些料隨時寫一點與我們。

歌謠小叢書第一編

“看見她”——出版了

內容豐富 趣味雋永
印刷精良 紙張潔白

定價：每冊大洋一角五分

代售：北大出版部及各院號房

外埠優待：郵票代洋每冊十五分郵費在內